

怀念石川忠久先生和松田存先生

黄华珍

石川忠久先生和松田存先生，分别是日中人文社会科学学会的名誉会长和顾问，也是我们学会同仁敬重的良师益友和学术前辈。令人惋惜的是，两位先生竟分别于今年7月12日和6月20日因病辞世。今应《亚洲文化》杂志主编、原日中人文社会科学学会副会长张仕英教授之约，特撰此文以寄托我们的哀思。

石川先生享年90岁。自东京大学中国文学科、研究生院毕业以来，长期在二松学舍大学等学术机构从事文学研究，精通中国历代诗歌的演变和内容，讲授汉诗及其创作技巧，有大量的汉诗专著流行于世，乃当今日本汉诗学界泰斗。曾任二松学舍大学校长、理事长。并兼任财团法人斯文会理事长、全国汉文教育学会会长、全国汉诗联盟会长、汉字文化振兴会理事等多家学术团体要职，为推动日本传统汉学教育的普及耗费了大量的精力。曾出演NHK广播电视台的“汉诗纪行”节目，至今仍有石川忠久“汉诗纪行”DVD行世。主要著作有：『漢詩の世界』、『漢詩の風景』、『漢詩日記』（以上大修館書店）、『漢詩の楽しみ』（时事通信社）、『漢詩の魅力』（ちくま学芸文庫）、『詩経』（明德出版社）、『隠逸と田園』（小学館）、『玉台新詠』（学習研究社）、『唐詩選』（東方書店）、

『古詩』（明治書院）、『陶淵明とその時代』（研文出版）、『石川忠久著作選』（全五卷別巻一、研文出版）等。

松田先生享年87岁。自二松学舍大学国文科、研究生院毕业以来，留校讲授日本文学，并从事日本传统能乐研究。曾是日本笔会会员，曾兼任世阿弥学会代表理事等职，积极参与推动日本能乐文化的交流和传播。主要著作有：『能・狂言』（ぎょうせい）、『近代文学と能楽』（朝文社）、『世子・猿楽能の研究』（新読書社）、『能・謡曲選』（松田存、西一祥編；翰林書房）、『謡曲選』（松田存ほか編；翰林書房）、『能楽遊歩道』（かりばね書房）、『謡曲（能）文学論考』（新典社）、『奈良絵本絵巻考』（新典社）等。

2004年，当我们几位中日学者共同发起筹备成立日中人文社会科学学会时，得到了石川先生和松田先生等人士的热烈响应和支持。自那时起，在学会的发展、运营以及日中学术交流等方面，两位先生都分别作出了许多重大的贡献。这是作为首任会长的我一直心怀感激，永远难忘的。尤其是石川先生，为人谦和，热心提携后进，曾多次在百忙中拨冗为大家作学术报告和接受会刊专访，并献计献策，积极指导帮助我们解决论文出版经费难等诸

多问题。至于松田先生，一向任劳任怨，和蔼可亲，虽不谙中文，无论是在副会长任上，还是改任顾问后，都能和会员打成一片，热心提携后进，积极参与学会的运营活动，还多次邀约能乐专业人员一同前往北京、石家庄等地，参加本学会与各地大学共同举办的国际学术研讨会，并在现场为与会人员作即兴示范表演的解说等等。实际上，作为日本传统艺术的能乐，其剧目内容与中国古典文化、文学有着密切的关系。

2014年，岳堂散人（石川先生雅号）曾在题为「庆贺日中人文社会科学学会创立十周年」的诗中写道：

同集鸡笼山里娱，又因讲学会鹅湖。
相携孜孜十年业，更指遥遥千里途。

在肯定10年来取得成绩的同时，石川先生还热情地表达了对学会未来的殷切期盼。无疑，这是一份珍贵的纪念。屈指算来，如今该学会已走过了十八年的历程，虽然有时也会碰到这样那样的困难，但在广大会员的努力之下，却一直坚持每年都在日本举办研究成果发表大会；不定期举办国际学术研讨会；编辑发行不定期《会报》（已出版至第18-19合刊号）；并从2010年起每年出版一期机关学术杂志《知性与创造—日中学者的思考》（已出版至第13号）。

我第一次见到石川先生，是在30多年前的研究生入学考场上。那时先生刚从樱美林大学转入二松学舍大学，是一位知名度很高的汉学专家。先生个子虽不高，却风度翩翩，满脸堆笑，嘴唇上蓄着的山羊胡子格外鲜明。开学以后，我也选修了先生的汉诗讲座，与先生的接触也慢慢多了起来。研究生院的课一般都由院生轮流发表，当班的人必须事先准备好发言提

纲，并在上课前复印分发给大家。每讲解一首汉诗，必须首先确认日语古文训读，接着再以现代日语介绍分析作者的年代、经历、创作背景、用语、用韵等有关情况，然后再把全诗翻译成现代日语。最后再用中文朗诵一遍。待这些程序都完成之后，再由石川先生讲评，肯定成绩，纠正错误。有时师生一起讨论。作为归纳，最后石川先生还要亲自示范，分别用训读和中文把诗文吟诵一遍。对院生来说，这是当天课程的最高潮，也是鉴赏汉诗音律的一次难得的机会。令大家感到敬佩的是，先生不仅训读流畅，中文发音也很完美。声情并茂，阴阳顿挫，铿锵有力，扣人心弦。据说，石川先生年少时就已练就了坚实的汉文训读和中文发音基础，后来在东京大学专攻中国文学，精通训读和中文也是理所当然的了。再加上石川先生大家风度，谦谦君子，学术造诣很高，历代的许多诗词都能随手拈来，讲解时深入浅出，深受大家的欢迎和喜爱。

当然，我也并非每年都选修石川先生的课，有时见面的机会就会少一些。即便如此，我也依然能经常感受到先生对我的关怀。每次碰面，他都会主动关心我的学习研究情况，甚至表示欣赏我的论文（如1993年3月发表的拙稿「宋刻本『莊子音義』の比較研究」），并鼓励我说：“如果一直这样努力研究下去，肯定能出成果。”后来，当石川先生从我的导师伊藤漱平先生（2009年12月21日故去）那里，得知我已提交了博士学位论文后非常高兴。在审查结论出来后，先生便在当天晚上的师生聚餐会上公开向我表示祝贺。毕业之后，我和石川先生也一直保持联系。长期以来，无论于公于私，石川先生都给了我许多指导、关怀和帮助，这是我永志

不忘的。在疫情大规模爆发前夕的某次集会上，我曾与石川先生偶遇，他高兴地邀我改天到汤岛圣堂孔子庙石川办公室去，那是我过去常去拜访先生之处，那里有许多我和先生对话的美好回忆。可惜这一次，却因疫情日益严峻，为了避免感染，一直未能如愿。

至于我与松田先生之间的因缘际会，几乎与学会的创设同步。由于经常在一起参加学会的运营活动，我们才逐渐熟络起来。先生常给我来电话，有时也到二松学舍大学或咖啡馆去见面，时而交换学会运营意见，时而交流学术研究经验，时而谈论中日社会情况等等。从松田先生那里，我还接触到许多有关日本文学以及能乐等方面的知识，既丰富了自己的学识素养，也增进了对日本社会的深入了解。先生对中国文化一直抱有热情，生前一再表示，待疫情过去，想再次和我们一起前往北

京、上海等地去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。今年初，疫情管控稍有缓和，应先生之请，我们也见过几次面。每次告别时，他总会认真地表示希望能克服困难，争取再见面。4月初，我发现先生的手机老是没人接听，便给他写了信。直到6月3日（正值农历端午）上午11时许，先生突然来电话告知：身体不适，行动不便，正在积极治疗。手机也没电了。问候大家云云。可未曾想，这竟成了他的最后道别！

呜呼，斯人虽逝，音容宛在，业绩长存！

谨此祈愿我们的良师益友、学术前辈石川忠久先生、松田存先生安息！

2022年11月25日

（作者介绍：岐阜圣徳学园大学名誉教授、日中人文社会科学学会顾问）